

哲學思想則是片斷的，沒有一貫的思緒；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完全被他在純文學上的貢獻所掩蓋，也就是因為他的作品中充滿了文字的奧妙及文學技巧，所以我們所得到關於他的資料，大多是透過批評家，及書評所介紹而得的，難能有人從原著中得到自己的觀感。另一位有名的著作得到譽謗相參的兒子們與情人們的作者勞倫斯，他所著重的是「性」的影響，他認為人的所有行為均是由性所演敷出來的，雖然他的論點往往失之於偏激，但不可否認的，他的作品是傑出的；在偏激中有不失之為真的價值；尤其是在衝激的二十世紀中，他的作品更為大家所能接受。

海明威是美國當代作家中大家所最熟悉的一位；他那「失落的一代」會風靡了近一代的青年們；而簡捷的筆調更是近代作家的法典；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死亡的疑懼，反映著人們虛無、惶恐的感情。老人與海是他最成熟的一件作品，在量上雖然只有

幾十頁；但在意義上卻是無可限量的，是個充滿生命力的作品。另外傑克倫敦，算是才華很高的作者，他強調著人的獸性；野性的呼聲，就充分的表現出這原始的獸性；但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原始的獸性並不代表著醜惡的一面，只不過他是爽直的、切身的；沒有文明的臉譜，也沒有道義的彩衣；雖然在文明人的眼中他可能是可憎的，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原始的本性未必是不可愛的。

現代文學包含的很廣，像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等都是，他打破了以前的文學界限，而和哲學、繪畫、音樂溶成了一體，而其中包與哲學的關係最為密切，雖然他所產生的哲學思想，不像正統哲學來的有系統，但是他卻遠較正統哲學容易為人所接受，所以所產生的影響也大得多；當然現代文學並不一定都與哲學有關；像川端康成的文字美，弗洛姆的心理分析學，和哲學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不

可否認的現代文學已染上了濃厚的哲學色彩，兩者在某些方面的意義上，已是不可分的一體了。片斷的思想，往往是真理的精髓，我想這是現代文學在哲學表現上最大的特色。

## 真思集

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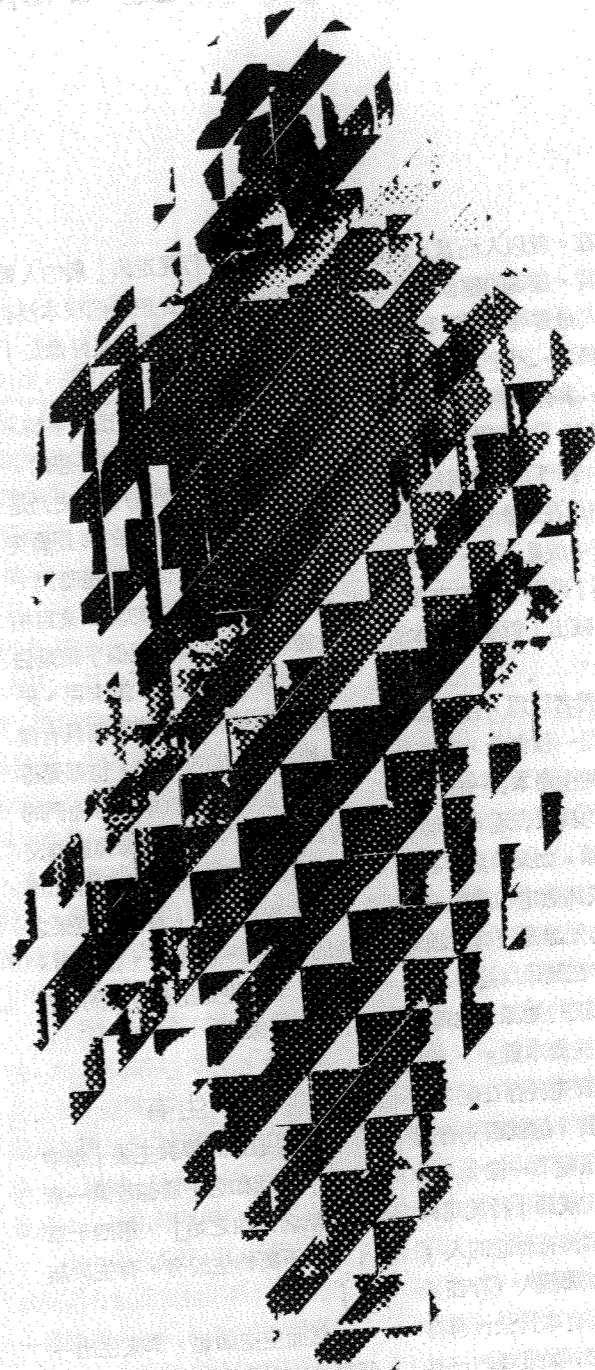
### 心靈的歸宿

笛卡兒肯定靈魂為思想的實體，意即說人靈存在或活動，皆不必依賴身體，沒有身體，靈魂亦能自然存在。表面上，笛卡兒似乎認為靈魂與身體對立，而靈魂不死不滅，事實上，他要藉此肯定靈魂是一個實體，因而肯定靈魂千秋常在，不會喪亡。

但靈魂可以不依身體存在，卻不能不由身體而來，蓋如先無身體這樣東西，如何產生思想，幻化靈魂呢？莊子大宗師云：「假以萬物，託以同體」，就是說物體由許多物質結構而成，其作用乃由此物之「效應」，比如說，單單幾個映像管，幾條電綫並不構成什麼作用，但足夠的零件湊合這些映像管與電綫之後就能製成一架電視機同時顯現出映像來。此乃先有體，才有用。人體亦然，有了健全的腦神經組織之後，才能構成思考，才有人之精神動態，才有所謂的靈魂。

但笛卡兒卻說「靈魂千秋常在」，佛教也主張「神不滅論」，而人體死了，生理機能停止了，靈魂要寄就何處？

按照科學說法，靈魂應該與



#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肉體同生同滅的。靈魂主宰一生的肉體，到頭來仍與形體相借至死，多令人傷感啊！人們就這樣想到，人在世上，如白駒過隙，一忽即逝，如果終生勞勞碌碌，到頭來形體腐朽，心靈亦隨之而去，不留下一丁點什麼，人生真這樣渺茫嗎？於是人們在既無法否認形體之死外，就只好強調靈魂不死了。

但肉體死後，靈魂歸何處呢？在每個人的心中吧？笛卡兒、老子、莊子，當我們想到他時，他就活在我們的心中啊。

## 鷄與雞蛋

傳統的西方重智哲學強調「本質先於存在」，一切的實物（存在）乃由推理（本質）的觀念而來，真實擺脫了思維的性質之後，便無存在可言。比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就在強調「本質先於存在」的理論。他說，我思是一種本質，因為有此我思想之本質，才能感覺出我以及一切

萬物之存在。就以人而言，我思是人的本質，靈魂的整個本質是思想，而人是靈魂（心）和身體（物）的聯合，因此，先有一個人的本質，才有一個人的存在。

但在此種「唯理性主義」的傳統哲學中爭鬥了好幾個世紀後，整個歐洲仍在悲劇性的勝利與死亡之陰影中混亂不已。於是近代一群號稱「非理性」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乃喊出「哲學先於本質」的理論來。

存在主義者認為，存在是一種事實，不是一種觀念，存在是我們所經歷的生命本身——它的生存和死亡的具體表現。一切涉及本質的知識，如果捨棄存在的主體，它便成為假定和臆說，因此離開主體的知識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透過存在關係所建立的本質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也就是說，存在應該先於本質。

到底是本質先於存在呢？亦或存在先於本質？這就跟先有雞呢亦或先有雞蛋呢？一樣令人困惑。如此有一句成語「行屍走肉」，意思說一個沒有思想的人（本質）就跟沒有那個人（存在）差不多，亦即沒有本質便沒有存在。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沒有

看到那副「行屍走肉」般的人體（存在），怎會想到他根本沒有思想（本質）呢？這又好像是「存在先於本質」了。

像這種雞蛋般的瑣碎事情，在我們看來也許是不值一思的，然而長久以來，西方哲學史乃是本質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長期衝突；有時是明爭，但多半是暗鬥，而且因為這個歷史的源頭來自柏拉圖，所以本質主義似乎總是佔上風。柏拉圖之外，笛卡兒、史賓諾莎、來布尼茲等幾個具有傑出數學才能的哲學家，也都覺得本質重於存在的哲學較合他們的胃口。另外，古代的德篤靈神父，聖湯瑪斯曼到聖奧古斯汀卻認為存在先於本質，及至齊克果之後的懷海德、雅斯塔、胡塞爾、沙特、卡繆更是出類拔萃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了。

## 無中生有

中國道家的學說主張「無中生有」，比如老子道德經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然而空空如也，那來生出一個實物來呢？按照老子的理論，

#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竇思集

「無」為「道」為「一」，是一種自然律，也就是說，如果合乎自然律，達到一種和諧狀態，則「無」就能每生出「有」。西方生物學家在推敲鷄與雞蛋之餘，終想到第一個生命之由來，他們幾經研究，乃假定，億萬年之前，地球尚呈混沌狀態，滾動翻弄不已；後來就在一次或然率非常微小的機會中， $CH_4$ ，glucose， $NH_3$ ， $H_2O$ ……等幾個元素，恰好湊成一種非常巧妙的和諧狀態，就在那一刹那合乎自然命定律的和諧狀態下，第一個稍具生命形體的東西在地球上出現，後又漸漸吸收他種物質，經能壯大、繁殖，蕃衍出更多，演化出更大更複雜的生命。就由「無」中生有許多「有」來。

佛教也有這種無中生有的說法，如「本無宗」說：「無在萬化之前，空為衆形之始」。佛教認為有情法界之衆生，乃由寂滅海——真如，一種空的，涅槃的狀態——經由無明風動而來。

無中生有似乎可以理喻了。然而由有而為無則難矣。當然一具物體，一個人身由生存到毀滅或死亡至化為烏有是很簡單的。但要達到另一種真無的境界，

如佛教的涅槃則甚難。「有」欲裝「無」亦難，如老子說「大巧若拙，大辯若納」「大盈若沖」（最大的充實乃是空虛），又非凡人可能達到的境界。

## 海狼拉生的世界

傑克倫敦筆下的海狼拉生說：「生命就是酵母，要活著就得吞噬別人的生命，生存是最卑鄙的成功，為了繼續生存，大的吃小的，為了保存氣力，強者吞食弱者，最幸運，最強壯最卑鄙的將其他一切均咽下肚腹，於是他活得最久。」因此海狼認為生命是污穢的，生存是卑鄙的，生命的唯一價值是僅對於擁有生命的本質而言。因此能在那弱肉強食的社會中保有自己的生命乃是最有價值的，所以「強權就是公理，就是一切。懦弱就是壞的，是一件憾事，因為到處吃虧。」也因此，一個人不會對不起別人，祇會對不起自己。」

這樣一個海狼拉生的世界人怎能生存呢？

事實上，非只是一個原始的、動物性的世界。現實的世界裡已失去那種強壯者佔優勢的局面了。一個富家之子，儘管他長得懦弱，智力平庸，但他能比那些生得強壯，智力也好的窮人生活得更舒適更愉快，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可能比一個至有才幹的人掌有更多的權利與聲勢。一隻無用的小狗可能比一個血肉之軀獲得更好的待遇。財富、權利，人們的嗜好、欲望，已攪亂了這個世界。除非一個人現要想脫穎而出，否則他毋須奮鬥，只要隨遇而安，任波逐流，就能苟且保有生命。許多人就這樣腐化了，喪失了戰鬥的意志。

我們固然不必在海狼拉生的世界中擔心生命被別的生命吞食，但至少要保有一份衝動的意志。如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所說的：「如果你不能成為智識上的聖者，那末至少成為智識上的聖者吧。」